目　录

拉库改汉……谢成远、肖雅兰（1）
中共冕宁地下党的发展经过以及一些
活动情况……王仕汉（16）
中共冕宁地下县委一只斗争的火炬……
……卢福音、古荣华、宋光照（40）
伍培英西昌起义……梁成忠（51）
忆一三六师在西昌的起义……
……梁成忠、刘善兴（59）
冕宁民族小学教育工作回忆……袁道远（79）
石龙镇小学两春秋……古荣华（90）
雅砻江上的艰苦创业……钦乙俊（96）
检叶拒金运动……吉泽民(127)
记林同如二、三事……吉泽民(137)
象征着中法两国友谊的一株桉树……
……段儒望(142)
安宁河上游的喇嘛寺……马文忠(146)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拉库改汉

五十年前，著名的窝堡奴隶暴动——“拉库改汉”，是彝族人民革命斗争史上的光辉一页，是被压迫民族为争取民族平等用鲜血谱成的一曲悲壮颂歌。

一九一四年三月，窝堡的奴隶们在遭受奴隶主掠夺、杀戮，逼得走头无路的困境下联合起来，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武装暴动。他们高举火枪长矛、大刀弓箭，高呼“不做牛马，不当娃子，穿汉装、睡高床、用高灶、挂门牌”等革命口号；主张“自耕自食，人人平等”；在窝堡砸碎镣铐，赶走大黑彝，获得了自由，废除了奴隶制，开辟了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新天地。他们的革命暴动叱咤风云、震惊宁属，很快得到广大奴隶的积极响应，武装暴动迅速波及冕宁各地和大凉山彝族聚居区。

但是，奴隶们的革命暴动并未持久。被赶走的大黑彝一方面勾结大凉山各黑彝支头，纠集人马伺机反扑；一方面贿赂国民党地方政府，借用国民党兵力镇压起义。经过两次反扑和屠杀，于一九一六年九月、奴隶主又占领了窝堡地区，其它各地的奴隶起义，也宣告失败，又恢复了大黑彝的反动统治。

下面记述的就是这次事件的始末。

窝堡大黑彝倮伍日木，是一个凶残而狡猾的奴隶主，在窝堡六家大黑彝的四千多亩土地中，倮伍日木一家就占有两千余亩。连同他在冕宁城关地区、棉沙湾等处的田地，共有三千多亩，而他常常在亲戚朋友面前夸耀的是他有一百二十多户娃子。其中直接供他使用的娃子就有“曲诺”（明头娃子）六十多户，“呷西”（锅庄娃子）四十多人。

在奴隶制社会中，人被严格地划分为四个等级，即：土司（彝语称为“兹莫”，掌权人的意思）、黑彝（彝语称之“倮河”，统治者）、

白彝（彝语称之“曲火”，被统治者）、锅庄娃子（彝语称为“呷阶”、“呷西”，意思是围着锅边转的人，属等级制中最低层，毫无一点人身自由权，视为“会说话的牲口”）。

白彝的社会地位高于奴隶（锅庄娃子），他们独立经营、独立生活，但肩负着繁重的劳役和负担。他们在每年的节气或大黑彝举办的重大活动时，都要向黑彝“进贡”纳税，而且有固定不变的上贡规格，如每年过年前每户白彝要送给大黑彝白酒一坛（五斤以上）、燕麦炒面一袋，或荞面一袋，如遇奴隶主操办婚事时，则送猪一头或羊一只，酒一坛。

黑彝和白彝之间，在每代人（即同代人）中放一次“杂布达”（即两斗粮食的高利贷）。从开始放债到第十个年头，本利加起来为十石（一石为十斗，一斗约25—30市斤），如果在收债时间内支付得起，黑彝则当众奖给白彝一条裤子穿，如是支付不起，将其女儿强迫当黑彝家的锅庄娃子，充当“丫环”，儿子则分配给黑彝儿媳妇的丫环作男人。

此外，白彝每年要向大黑彝无偿劳动5到20天，自带口粮和农具等。

除了以上不合理的制度外，倮伍日木还别出心裁地盘剥奴隶、白彝，他在每年的年初发给白彝家两个鸡蛋，到年底要由白彝偿还两支大鸡。大黑彝之间的冤家械斗更是奴隶娃子的灾难，不仅出人，还要出钱出物。娃子死后无子继承，其家产无条件地由黑彝霸占，这种情况称作“吃绝业”。在奴隶制社会，奴隶娃子的一切都是黑彝的，“吃绝业”似乎也就是自然的事了。倮伍日木为了到处“吃绝业”，他想尽了种种办法，耍尽了各种把戏。例如，看见劳动者中那家的庄家种得好，他就眼红眼黑、估吃恶霸。见那家明头娃子家产大，他便垂涎欲滴，或明偷暗抢，或强加罪名，最后杀掉全家“吃绝业”。

无偿劳役对娃子的迫害更是惨无人道，每年明头娃子必须自备口粮、耕牛、农具给倮伍日木一家服劳役，天不亮下地，夜晚才收工。做活路时有管家拿着皮鞭监工，娃子连抽烟打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火链的时间都没有；锄头坏了，监工马上就换一把；锄头木楔松落，监工把准备好的木楔给补上，反正不准娃子喘一口气，耽搁一刻时间。由于春、秋两季劳动过度，许多娃子经常是累得吐血、昏倒，有的倒在血泊中再也起不来了。有一次，娃子曲木列拉做活忘带耕牛上田，傈伍日木知道后大发雷霆，用一尺长竹针穿进他的鼻子牵着当耕牛犁田，竟被活活折磨死在地里。

锅庄娃子更低贱一等，不仅常年担负沉重劳役，赤身倮体，食不饱腹，而且没有一点人身自由，只当作“会说话的牲口”，任意鞭打和侮辱。有一回，傈伍日木的孙儿傈伍别拐病了，日木把五十多岁的娃子曲木拉列、曲木尼古逮来当做羊子，逮住他俩的“天菩萨”围绕着病人转园圈送鬼，一边转一边通说：“我把这两个又肥又胖的羊子等到天亮时杀给你，换回我的别拐孙子”，曲木拉列也不甘示弱地说“要黑彝就拿黑彝，要白彝就拿白彝”（意思是鬼要谁去谁就去，不能代替）。还没等到鸡

鸣，别拐一命呜呼，拉列和尼古幸免罹难，急忙半夜逃跑，躲藏深山。锅庄娃子达久古居有五个儿子、四个女儿，一直不敢自行婚嫁。达久古居是个七十多岁老人，倮伍日木每次喝酒醉了，牵着马不骑，一定要达久老头背他回家。年复一年，达久年老体弱，向日木央求儿子顶班，被痛打一顿，并且说老头变心了，另有主子了，更加残害老头。一次，达久古居背日木到半山走不动了，被日木命令身边随从将其头发拴在马尾巴上，自己骑在马上打马飞跑，达久老头就这样被活活拖死在路上，一身血肉模糊，体无完肤。

窝堡的奴隶娃子主要是达久、曲木、沙马三个支系，约三千多人口。他们被黑彝欺压盘剥，逼得无路可走，实在无法生活下去。为了摆脱这世世代代的苦难，求得自由解放，于是在达久古居的娃子、曲木卡尔、沙马石曲、曲木俄说等人的领导下秘密联合起来，在一九一三年十二月十五日杀了一只鸡、一条牛和一只羊，集结一百多个奴隶，在俄佐倮古（藏族山

梁）吃血酒，钻牛皮，向天盟誓，准备武装暴动以推翻黑彝统治。提出“不当娃子，改汉当汉人”的革命口号，号召“各家杀掉各家的黑彝，把窝堡所有的黑骨头赶到大凉山去”。马头山的汉族同胞尹祝三、尹连成，窝堡的刘保山、魏老四、魏洪山，羊房子的徐三爷等人和窝堡的一部分藏族群众也纷纷参加了“吃血酒”，共同商讨暴动时间、联络起义人员。同时决定派人到冕宁县衙门告状。由于无人写状纸，告状的人一手拿细白面馍馍，一手拿野草渗合的谷糠馍馍，表示说娃子苦累一年吃的是草糠馍馍，奴隶主不做活路却吃白面馍馍。县衙门官府面对前来告状的奴隶代表、计生一智，认为“打财喜”的时刻到了。从中捞一把，便派要员“马大人”亲自带兵前往窝堡协助奴隶们改汉，以便归顺边民，达到长期统治的目的。

次年，即一九一四年，阴历属“虎”年，彝语称“拉库”。二月间，奴隶们集中一百多条火枪土炮和矛子大刀，在俄佐巴甫集会起

义，举行武装暴动。一时炮火四起、吼声连天，起义声势震撼山岳，黑彝们措手不及，吓得团团转。当天杀了大黑彝倮伍佐达、倮伍你达和呆基尔且三人。专横跋扈、穷凶恶极的倮伍日木、倮伍勒莫也成了起义者的俘虏，戴上铁镣木枷听候惩处。其余的黑彝头人吓得闻风而逃，携带全家老小仓惶离开窝堡，迁居异地。

昔日骑在奴隶头上的大黑彝不敢作威作福了，他们中有的被起义者杀了，有的被县衙门官兵抓起来投牢关押了，有的全家跑光了，窝堡真正成了奴隶当家作主的天下。为了庆贺起义者的胜利，彝、藏、汉三族人民破天荒地欢天喜地、载歌载舞，家家杀猪宰羊，欢庆翻身解放。许多奴隶拆掉锅庄打高灶，不穿彝族衣服穿汉装，不睡羊耳笆笆睡木床。许多彝族姑娘也学汉族姑娘一样梳妆打扮，穿裤子穿花鞋，系围裙腰带。家家门上也学汉人家门一样钉上一块门牌，表示他们已经改汉归流，从黑彝的铁蹄下站起来了，已经不是黑彝的娃子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了，翻身自由了。

在暴动期间，汉兵趁火打劫，黑彝家的牛、羊、马匹能赶走的都抢走了，包括奴隶的一部分财产也被带走了。大黑彝的房屋虽然比较阔气一些，但奴隶们怕有鬼不吉祥，都不愿意住进去。只有田地由各家娃子自由占领。就这样奴隶们通过自己的斗争，在窝堡这块土地上开辟了一个没有阶级剥削和压迫的新天地，开始过着自耕自食、平等自由的新生活。

窝堡奴隶暴动，震动了整个彝族地区。冕宁县的苏州坝（今惠安、宁源一带）、枧槽沟、森荣、棉沙湾、马头山、麦地沟、哈哈、樟木沟等地，以及邻近县的越西、大凉山等地的彝族奴隶也纷纷响应，准备暴动。一九一四年三月，各地派代表约五百多人，汇集在冕宁大桥镇开会。会上，窝堡代表达久布楚（达久古居的次子）、沙马石曲、曲木俄说等人先后讲话并介绍窝堡暴动经验。大会号召各地奴隶暴动起来，消灭黑彝统治阶级，赶走黑彝骨头。

大桥会议以后，奴隶暴动的愤怒火焰，很快在许多彝族地区燃烧起来，掀起了奴隶解放斗争的浪潮。

可是，好日子过起来很快，也容易忘掉自己的敌人。窝堡赶走黑彝以后，奴隶们安居乐业，转眼过了两年时间，奴隶们革命意志逐渐消退，组织涣散。社会上流传着各种谣言，说奴隶造反是大逆不道，造反奴隶的家庭永远不得安宁，魔鬼要纠缠奴隶一辈子。起义者们一点也没有想到这是黑彝统治阶级不死心，企图从精神上摧垮他们而施展的阴谋诡计。而且也没有意识到大黑彝傈伍日木、傈伍勒莫在押送官府途中脱身逃跑就是一个隐患。

一九一六年七月，傈伍日木等勾结凉山果基支的大黑彝，集中三百余条九子茅塞枪突然卷土重来，大举反扑，抄小路走樟木沟翻山围剿窝堡。首先占领了稗子田梁子，俯击窝堡村寨。奴隶们遭受突然袭击，惊惶失措。拿枪，多数枪无弹药；拿刀子矛子、刀矛都已锈刃，没办法的情况下只好边抵抗边撤离窝堡，退

住鸡脚山岩洞。他们在岩洞中一直坚守不屈，冷一枪，热一枪地跟黑彝们周旋。同时，一面又派曲木俄说（熟悉汉语）到县衙门请求派兵救援，送礼一千二百块钢洋。汉官陈贡爷、王明清带一团兵力赶至窝堡，奴隶们趁势打回窝堡。黑彝们溃退以后，便不惜重金贿赂西昌、越西、冕宁官府和地方势力，取得了他们的支持，并进一步勾结了果基河谢、巴且乃兹、惹尼瓦达、罗洪施尔等几家黑彝奴隶主，调集大量人马枪支，于十月中旬又发起第二次反扑。进攻之前，先由傈伍日木和儿子傈伍打达引诱奴隶们上钩。傈伍打达父子把两支九子枪包藏在箭竹扫帚里扛着进村，哨兵发现，以为他俩个人扛扫帚也干不起事来，便没检查，也没有拦阻。众人得知后，当晚达久布楚、沙马石曲等首领认为祸根不除，日后难过。便派人去收拾傈伍日木父子。不料，日木早有计算，没有睡在屋里，埋伏在牛圈内的草楼上，奴隶马黑杂母和马黑作木刚刚摸进院坝，就被傈伍打达用九子枪打死，众人闻声赶至，日木父子已经

逃走。

按照彝族风俗习惯，全村男女围着两个死者一边吃酒，一边痛哭哀悼。正在奴隶们悲痛不已的时候，忽然枪声、吼声四起，事先埋伏在樟木沟海子边的黑彝人马，从四面八方包围上来，起义者曲木比子、达久姑哈等几人当即被打死。奴隶们此时义愤填膺，奋起冲杀，同敌人进行殊死决战。倮伍日木的人马包围了俄佐八哬（即：藏族堡子），抢走了俄佐的牛、羊、马匹若干（彝族称藏族为“俄佐”）。同时，打死藏在俄佐堡子里的起义奴隶达久鲁兹。暴动领袖达久古居的儿子达久布达也壮烈牺牲，他被倮伍日木一枪打死，在断气之前还轻蔑地望着日木纵声大笑、倮伍日木见状惊吓得倒退三步、随后才壮起胆来骂道：“你死了还笑什么？就笑你自己改汉吧；你们改汉学汉人，把老子吓得屎鳔，心子掉了一样，今天我要吃你的肉，挖你的心子……”。他一边不停地骂一边卧下一口咬掉布达大腿上的一块肉，在咀里嚼得满口鲜血淌。倮伍日木便由此

得名（傈伍日木原名叫做傈伍居虎，日木的意思在彝语里指吃人的花豹子）。

激战一天一夜以后，奴隶死伤数人，丢掉窝堡撤到雅砻江西岸的和爱乡洋房子，同窝堡那边的黑彝奴隶主隔江对垒，奴隶们每天吹起号角，向对岸的黑彝叫骂挑战："你们如同狗兽一样、是行的就过河来拼到底！"黑彝们始终不敢过河，双方对峙很久。

国民党汉官接过白彝娃子的银子，也接受过黑彝的贿赂，只好睁只眼闭只眼，采取妥协敷衍态度。后来见事情不好结局，才假装出面调停，他们劝说威逼奴隶们"不要反了，好好安分守纪地住下来，要改也要从土司地方改起来"，等等。这时，外地的奴隶暴动也先后遭到镇压而失败。窝堡的奴隶起义者们在洋房子坚持三个月以后，便各自转移到异地安身。大部分搬迁到九龙、木里地区。白彝娃子中的曲木家支的大多数被黑彝主子追回窝堡仍然当娃子，并逼迫他们赔偿黑彝的命金和财产损失。为首组织暴动的达久古居一家、达久布楚、沙

马石曲等逃往云南省的维西、宁蒗、中甸等无彝族居住地方居住。

起义领袖之一的曲木阿说一家投靠木里大喇嘛家，在柯柯拉达住扎二十五年之久，后来在同支人作保下才迁回窝堡居住。已经是九十八岁的老人了。他全家祖孙四代共二十九口人。解放后，他亲身经历了在党的领导下开展起来的民主改革运动，获得了真正的自由解放，过上了翻身日子。每当提起“拉库改汉”这段光荣史，他总是深有感慨地说：“只有共产党，毛主席才是真正伟大英明，他使我们实现了几辈人的愿望，过上了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安乐幸福的生活！”

（谢成远、肖雅兰　整理编写）

〔轰轰烈烈的奴隶暴动，在当时以没有先进阶级政党的正确领导而不免最后归于失败。但是，它却表现了被压迫奴隶的觉醒和不屈不挠英勇斗争的革命精神。起义者们可歌可泣的光荣业绩，多年来一直在彝、汉、藏民族中间广泛地被称颂和流传。

本文是冕宁县文化馆干部谢成远、肖雅兰于一九六四年

十二去冕宁县宽普乡进行实地调查。根据调查材料就地整理编写而成。由当时的宽普乡干部潘忠家（彝族，现在冕宁县政府任职），担任响导和翻译。接受采访的是起义首领之一的九十八岁高龄的曲木阿说老人和其他起义者们的一些亲属、后代。在调查采访中他们还到当年集会誓师的起义的地点进行现场考察拍照，收集整理了较翔实的第一手资料。我们在编辑出刊前，将原稿交肖雅兰作了必要删节，并蒙县政协主席曲木拉乌（彝族）提供宝贵意见，作了重要更正和补充，谨此一并致谢。

编者一九八八年二月十二日）

中共冕宁地下党的发展经过以及一些活动情况

王仕汉

冕宁地下党情况，在一九三八年后的我了解部份。一九三八年前的我只听过一些传说。据说三四年左右冕宁就有了党的组织，当时是廖志高、陈荣檀等人在西昌省立第二师范读书入了党，每年寒暑假回冕宁曾有过一些活动，把一些青年组织起来，建立秘密读书会，学习进步书刊。一九三五年红军长征，廖志高随军北上，其他的地下党员都留在地方工作。在红军住冕期间，曾建立苏维埃政权，并组织过抗捐军打击土豪劣绅，李井泉任苏维埃政府主席，陈荣檀任副主席，肖佩雄任抗捐军大队长。红军离冕后，邓秀庭任越冕警备司令兼冕宁县长，成立一个善后委员会，以刘渊如为主席，里面都是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